

【姬屋藏郊】一晌贪欢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096815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096815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发郊 , 姬屋藏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15 of 姬屋藏郊
Collections:	Anonymous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15 Words: 4,250 Chapters: 1/1

【姬屋藏郊】一晌贪欢

by Anonymous

Summary

代发，作者：鱼

武王哥魂穿质子发，宗庙爆炒太子郊。祖宗：真是好大一张床！

岐王宫。

临近年关，下了一场大雪，宫中万物萧条。假山嶙峋，素裹一片皑皑。

冬雪夜深拥孤城，青灰色的天空如凝着的冷玉。闔宫高挂大红灯笼，武王拥着大氅立在一株梅树之下，梅蕊傲霜而绽，映着雪地猩红如血的悲凉。

“王上您瞧，梅树上还有几只蚋蚁呢，这冷的天，也没给冻死。”章禄撑着绸伞笑道。武王手指抚上皴裂的枝干，雪落无声，冷月清辉织就缥缈薄雾。

月隐雾散，再睁眼，是烛火摇红的殷商宗庙。

武王蹙眉，铜柱上倒映他年少恣意的身影。武王轻笑一声，供桌尊罍中盛着清澈的祭酒，姬发体内撑着武王沉稳的灵魂。

“休得胡说，我父王只是被狐妖魅惑了！”熟悉的声音打断武王的凝神，隔着幽幽烛影，武王看到殷郊正梗着脖子怒视姜子牙。

如今经年相望，姜子牙被绑缚双手，狼狈倒地，完全没有日后助他伐纣驭神的运筹帷幄。武王缓步上前，抽走姜子牙怀中的封神榜。竹奩内的封神榜感受到天下共主的气息，发出荧荧光泽。

“你们……我……唉……”姜子牙叹息不已连连摇头。武王劈起掌刀，将日后的尚父打晕过去。

“姬发你……”这下轮到殷郊惊诧不已。武王收起封神榜，问殷郊作何打算。

“我与叔祖商议，让苏妲己吃下叔祖的心，那狐妖定会现出原形。届时父王认清狐妖面目，自然就迷途知返了。”殷郊的语气轻快，带着子对父的无限希冀、

“那岂不是白白害了大祭司性命？”宗庙内殷商先祖牌位栉然鳞立肃穆森然，武王将供酒倾洒于地，语气淡然。

“只要能让父王回归本心，莫说叔祖的性命，就是搭上我的性命，我亦九死无悔。”

酒樽摔在地上，回声在空旷的宗庙久久回荡。烛火跃然，在武王古井无波的脸上投下明灭的光影。殷郊心中微怵，面前的姬发虽容貌未变，但周身气度自带上位者的压迫威严。

武王直直盯着殷郊，目光热烈且强悍，如同猎人盯着自己平生最得意的猎物。高大的影子投在殷郊脸上，如同早已备好的陷阱，只等猎物行差踏错自投罗网。

殷郊拿起麻绳对武王说：“姬发，就按原计划来，快把我绑起来。”逆着烛光殷郊看不清他的表情。武王偏头望着殷郊，轻笑一声从光影交织处走出。

武王信步而来，手指抵在殷郊光洁的额头，然后顺着高挺的鼻梁滑到殷郊的双唇。殷郊咽咽口水，小巧的喉结滚动着。武王张开手掌覆住殷郊凸起的喉结，像猛兽叼住雌兽脆弱的脖颈。

“姬发你要绑就快点绑，磨磨蹭蹭干什……唔……”殷郊催促的话语被武王强行撕开衣物打断。“你脱我衣服干什么！”殷郊瞪大双眼，不可置信地望着武王。

武王沉声回道：“这般模样落在你父王眼里，说不定还会让他多怜惜你几分。”粗糙的麻绳顺着肌肤纹理紧紧绑住殷郊，饱满的胸部肌肉被绳子勒出一道暧昧的红痕。武王温热的大手滑过殷郊每一寸皮肉，宗庙低冷的温度让殷郊微微发抖，他全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。

武王将绳子末端缠在殷郊脖子上，猎物就这样被送上门来，引颈受戮般呈在猎人面前，只待猎人剖开他的血肉，细细品尝他的味道。

传闻有娥氏吞燕卵而有身，诞子契，契建商，延百年国祚。

如今武汤帝乙皆化茫茫孤魂，徒留死物牌位。殷商先祖护不住国之将颓的大商，也护不住殷郊。父权倾塌太子失国，殷郊合该沦落辗转于夫权之内。他武王姬发，才是能护住殷郊的唯一的天。

武王用粗暴吻将殷郊的惊呼堵在喉间，殷郊丰满的乳肉被拢在武王手掌中用力揉弄，娇小乳粒被武王的两指夹在中间揉搓到凸起。武王湿热的吻落在殷郊薄薄的皮肉上，烙下彰显占有的红痕。灵巧的舌舔舐殷郊的梨涡锁骨，似要让殷郊沾满自己的气味来以示臣服。

殷郊闷哼一声软了腰，险些跪倒在地。双手被缚的殷郊无力挣扎，只能被武王予取予求地放倒在米白的披风上。

宗庙内烛火森森祠牌寂寂，宗庙外是压抑着闷雷的乌云。

寒冷的宗庙内，武王宽厚的胸膛是殷郊能攫取的唯一温度。殷郊被武王暖烘烘的体温烘着，内心悲痛苍凉。母亲惨死父亲见弃，恐过了今晚自己的生命也会走到尽头。不如彻底放纵自己一晌贪欢，也算是全了这么多年自己对姬发不能宣之于口的情愫。

念及此的殷郊卸了力靠在武王怀里，任由武王粗糙的大掌抚上了自己的腰。

褪下的长裤卡在殷郊腿根，武王的手摩挲殷郊浅浅的腰窝，便滑到殷郊翘起的肉臀上。雪臀饱满绵软，按上去像揉捏天上的云团。

殷郊腿心的蜜穴极羞涩及窄小，贸然进入定会受伤。武王从后面揽住殷郊，将碍事的裤子尽数脱了，结实的手臂架住殷郊修长的腿，大手顺势握住了殷郊的玉茎。

玉茎被握在他人之手，如同猎物在野兽面前暴露柔软的肚皮。殷郊浑身发抖激起一圈细密的寒毛。武王含住他的耳垂轻柔吮吸，炙热的鼻息扑在殷郊脖颈，手指却快速套弄起殷郊微勃的玉茎。

被骄养长成的小王孙浑身皮肉矜贵无比，此时却只能被箍在怀里被武王完全掌控。武王粗粝的大手裹住殷郊微翘的肉茎，带着薄茧的手托着囊袋快速拨弄着，温热的手心握住茎身上下摩挲，指尖抠住娇嫩的马眼。几番下来就使得殷郊浑身颤抖，后穴分泌几股蜜液，洇开了紧闭的花心。

未经人事的殷郊在武王的拨弄下没几下就泄了身，陌生的快感让殷郊浑身抽搐，宛如一柄紧绷的弓。前段射出的精液被武王擦在手指上，尽数抹在了翕张的穴口。

白精簇在穴口如同雪覆寒梅，武王借着精液的润滑破开了娇嫩的花蕊，探进一个指节。内里的穴肉紧致软滑，被武王粗大的指节磨的酸痒至极。

待到武王探进四指，肠肉早被磋磨出滑溜溜的淫水，原本羞涩的穴口盛开绽放，随着武王手指的贯穿吐出些甜腻透明的汁水来，打湿了武王抵在穴口的勃起的阴茎。

质子姬发的身躯挺拔如修竹，胯下阳物色泽嫣然，一看就是未开锋的利刃。但这具身体内里是骁勇善战的武王，便会将利刃化为冲锋陷阵的宝刀。

武王猛然抽出食指，趁着被撑开的艳红穴口尚未闭合，粗硕的龟头便攻城略地般入侵了殷郊湿软的肠肉。

宗庙外滚过一记响雷，震得祖宗牌位隐隐作响。

殷郊被破身的高昂呻吟，也被雷鸣声掩盖。

武王曾在战场上亲自擂鼓以振军威。鼉夔为皮，橡木为架，青铜为槌。擂起来鼓声响遏行云，摧人肝胆。

此刻殷商宗庙内的武王挺动健壮的腰背，一下又一下撞击着殷郊滑嫩的肉穴。殷郊饱胀的肉臀也是武王爱不释手的好鼓，武王快速律动，如疾风振鼓般，击地又深又重。殷郊破碎甜腻的呻吟，是武王绝赞的颂词。

殷郊嘴唇微张，后入的姿势让武王进的更深。殷郊平坦的腹部被顶的一鼓一鼓的，恍惚间都让殷郊误认为自己要被顶破肚腹，成为被野兽开膛破肚的盘中餐。

红润的软肉被武王粗热的肉柱完全熨平，娇嫩的肠腔被暴起的青筋快速鞭挞，坚硬的棱沟搓磨着穴道的突起。盛放的糜红美穴如重瓣的艳梅，炙热的甬道牢牢箍紧武王的肉茎。

酥麻，一浪高过一浪的酥麻。绵软，一匝塌过一匝的绵软。殷郊被极致的快感顶软了腰，腰越软臀越翘，嫩穴被禽的就越深。殷郊腹部抽搐着高潮，他扭着腰想躲，却粗糙的麻绳狠狠磨着他赤裸的肌肤。乳肉被麻绳磨地又酸又痛，却也隐隐让殷郊生出额外的快感。

武王额角生汗，健硕的手臂钳住殷郊胡乱扭动的大腿，穴肉里凶悍的肉茎更是用力挺伐着娇嫩的软肉。殷郊两团饱满的雪臀被摇得乱晃，迎着武王耸动的胯骨，发出“啪啪”的撞击

声。

“啊……啊哈——姬发，唔——”殷郊在祖宗牌位前忘情的呻吟，柔滑紧致的穴肉死死绞着武王贯穿的柱身，疯狂痉挛蠕动。喷涌的情液携带着浪潮般奔涌的快感，将殷郊吞噬。

烛火投在牌位之上，或明或暗的交织，如同先祖冷脸望着殷商最后一只天命玄鸟被新国君主折断翎翅，成为钉在新君胯下亡国之证。

武王双手紧握殷郊劲瘦的腰身，他扯了扯殷郊身上的麻绳，呼吸不畅让殷郊穴肉绞得更紧，死死贴契着武王青筋虬缠的柱身。穴腔被武王冲撞的震颤不已，穴肉吮吸吞纳，只把武王的殷郊吃得更深。

穴肉被禽的越来越熨帖，淫水如琼浆玉液般狂泄，淋在武王紫胀的龟头上，舒爽无比。武王在西岐狩猎时，经常瞧见丛林深处的野兽交媾。雄兽会叼住雌兽的后颈让牠们臣服，长着倒刺的肉鞭次次末入雌兽内里。待到餍足射精后，雄兽会按住自己的雌兽，为牠们舔舐毛发。

武王咬住殷郊后颈薄润的软肉，下身大动，一下重过一下。殷郊鸦羽般浓密的睫毛上悬着晶莹的泪珠，旋即被武王蛮横的顶撞院落，润湿了滢白的双腮，沁着颊边情动的红潮，宛若春雨湿海棠，艳极媚极。

响雷阵阵，烛火跃然间，祠牌仿佛化成千万实体，先祖着衽衣、踏丝履、戴冕旒，怒目而视殷郊的下贱模样。浓烈情潮将殷郊的眼尾染上一层绯红，微张的唇间呵出情动的热气。殷郊睁开迷蒙潋潋的双眸，对着万千牌位嫣然一笑，神色冶艳而放荡。

明日或许他生，亦或死。未及十八便为夭折，不入宗庙祠堂。想来先祖要斥他寡廉鲜耻，也寻不到他鬼魂野鬼之身了。

殷郊低吟一声，被绑缚的双手无力收缩又舒展。他的血肉仿佛被身后之人剖开。

宗庙外落了一场疏狂的暴雨，地面蒸腾起刺骨的寒气。

烛火在斜风中颤抖，牌位在骤雨中低吟。武王睨了一眼殷商先祖的祠牌，发出不屑的嗤笑。

武王肌肉紧实的手臂圈住殷郊汗湿滑腻的腰肢，稍稍用力就将殷郊抱起，旋转体位让他坐在了自己身上。更深寒重，武王将披风裹在殷郊汗涔涔的身上。

武王宽厚的大掌掰开殷郊两团臀肉，粗硕勃发的肉茎趁机进的更深。殷郊坐在武王身上随着武王抽动的频率起起落落，武王温热的手心箍住殷郊因高潮而扭动的腰腹，怒张的肉刃鞭挞着更深的内里，勾出淋漓的汁水，飞溅在二人交合处。

殷郊嫣红水嫩的肌肤被匿在披风之下，武王只能看到他额角细密的汗珠，以及张着嘴吐出的截软红的小舌。武王腰胯悍然挺动，次次砺过殷郊肠壁的凸起，捣进最深的内里。殷郊双手被缚，只能仰着头发出“嗯嗯啊啊”的细碎呻吟。

庙外风更甚雨更急，庙内情愈浓欲愈热。

殷郊双腿颤巍巍夹紧武王精壮的腰侧，柔滑的大腿因高潮而阵阵缩紧，只箍得武王呼吸急促发出“嗬嗬”的低喘。丰硕的肥臀满是白馥的软肉，被武王紧实的肌肉挤压成淫乱形状，臀间被撞的发红，满是蜜艳的红痕。

殷郊坐在武王身上宛若颠簸的小舟，扭动腰身起起落落套弄武王坚挺的殷郊。腿心泥泞不堪，湿热的穴肉绞紧柱身。极致的舒爽让武王头皮麻，快感游荡四肢百骸。武王一面挺动腰腹，一面护着殷郊越来越软的腰身。

殷郊肠壁的骚点次次被武王坚硬的棱沟碾过，数十下后殷郊后穴疯狂痉挛，前段玉茎剧烈抖动，竟被活生生射了。

被禽软了腰的殷郊无力支撑，身体如玉山将倾般软倒在武王身上。武王轻轻托住殷郊，将他严丝合缝般揽在自己怀里。麻绳横在二人之间，也磋磨着武王赤裸的上半身。

前端泄身的殷郊后穴也快速翕张着，吸吮舔舐着武王弯翘的肉刃，终于榨出一股浓精来。

殷郊眼尾有一颗小痣，极为可爱。此时被强悍精柱内射的殷郊无助地抖动眼睑，眼底的泪痣仿佛是一颗盈盈欲坠的泪珠。

雄兽会在交配后舔舐雌兽的皮毛安抚，武王顺势将殷郊放倒，拔出自己依旧半勃的肉茎，舔去殷郊额间晶莹的汗珠和眼角朦胧的泪水。大量白灼从殷郊熟红的肠道流出，武王简单擦了擦，解开绳索就拍着殷郊的后背哄他入睡。

殷郊呼吸绵长清浅，宗庙外蛩音低沉，裹挟着风声寒雨而至。

武王殷郊放在了供桌上。茕茕烛火照耀着殷郊吻痕指痕青紫交错的身躯，他是献祭给新王的牲礼，也是周王此生的贪嗔痴念。

脚步声渐近，烛影似乎感受到肃冽的杀气，急促摇曳着。

武王缓缓抽出佩剑，他能杀殷寿一次，也能杀殷寿第二次。

剑至，影动，血漫。

殷寿倒映在墙上的身影缓缓倒下，鲜血喷洒于宗庙祠牌之上。

流淌血痕的佩剑被掷落于地的铮鸣唤醒被雪雾笼罩的武王。天接云涛，面前仍是迎雪傲立的梅树，几只蚋蚁在皴裂的枝干上爬上爬下。

浮生大梦，竟是一晌贪欢。

一只纤长玉手拂去武王肩头落雪，武王后拥伞而来，戳戳武王额头笑道：“怎么站在树底下发呆？”

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。梦里梦外，武王都救下了他的毕生所求。

（本来想写一个武王哥做梦魂穿质子发，醒来却发现依旧无法改变殷郊身死的命运。但是转念一想炖肉就炖肉，谁家好人炖肉还搞做梦文学来BE啊。B你妹的E啊。大家可以看成武王哥短暂上号质子发，横扫祠堂斩杀岳父。无论是质子发太子郊还是武王武王后，都是大写加粗的HE！！！让我们一起谢谢武王哥！！！）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